

# 揭開歷史面紗的人 (下)

東方人類的起源在中國；百萬年前的遠古人類就會用大小不一的石頭整齊的鋪設地面，大搞「裝修」；西漢的諸侯王夫婦竟然穿着覆蓋滿全身的金縷玉衣長眠於地宮；晚唐、五代的藩鎮節度使陵墓居然會比皇陵還氣派；一千多年前的葡萄酒至今依然香醇……這些震撼世界的發現者，就是河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。正是考古工作者對文物的發掘、保護和研究，才使今天的我們了解了中華文明燦爛的歷史文化，使我們擁有了許許多多關於中國的記憶！

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忠、張帆 圖片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提供（部分）



震撼的古墓發掘現場。 本報記者張帆攝

精美的文物大家都喜歡，但是對文物工作者往往有些偏見。河北省文研所所長韓立森帶記者認識了很多一線考古隊員，在考古現場的採訪中，他們向記者敞開了心扉，說：「選擇了文物考古工作，基本上就告別時尚這個詞了，文物遺跡多在田野，文物工作者們風裡來雨裡去的，皮膚曬的黝黑，穿着也不講究。不是有個笑話形容畫家嗎，叫遠看像要飯的，近看是美院的。我們文物工作者啊，那就是遠看像種地的，近看還像種地的，細問才知道是考古隊的。現在的社會物質文明發展的那麼進步了，我們考古隊年輕的好小伙兒們還是土了吧唧的，也愁找對象啊。說到考古發掘，人們也覺得我們就是挖墳掘墓，天天和死人打交道，對逝者不尊重，有損陰德，對我們都敬而遠之，也不願或者不讓孩子從事我們這個職業。他們不知道，考古發掘都是保護性發掘，能不動的就不動，但是遇到大工程，比如說南水北調、高鐵、高速要經過，我們就得趕快去搶救啊，總不能讓施工給破壞了吧，發掘就是保護的一種方式。」

## 了解真實的考古工作者

再說到家庭，之前也談及了，文物遺跡多在田野。「我們去工作，常常一駐紮下來就是幾個月不回家，別說顧家、幹家務、疼媳婦，更遑論教育孩子了，確實對家庭照顧的也不夠。」這點是每個文物考古工作者心中最內疚的。

一些人認為考古工作者天天和文物打交道，手裡肯定有很多文物吧？他們不知道，考古就是良心活，考古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很重要，真正堅守這行的沒有人去收藏文物，無論實際生活中還是內心都有「三不」：不收藏文物，不買賣文物，不和文物販子打交道。大家覺得文物多值錢啊，挖出一個罐子夠吃好幾年的。殊不知，考古並不是「挖寶」，很多的時候是考古調查和勘察，考古發掘只是工作的一部分，發掘的文物必須全部登記上交入庫，考古隊員不會帶走一個瓦片，真正的文物工作者選定了這行就選定了清貧。

在採訪的最後，他們說，與盜墓賊鬥爭也是

工作的一部分。遺址和文物屬於人類的文化遺產，每個人都有責任去保護祖先留下的東西，每名考古隊員都是一名古墓衛士，每次勘察和發掘都是對古墓和遺址的保護，為了和盜墓賊鬥爭，再辛苦也是值得的！

## 發掘定窯遺址揭開四大歷史謎團

定窯位於河北保定曲陽縣，是宋代五大名窯（汝窯、官窯、哥窯、定窯、鈞窯）之一。定窯是中國歷史上貢御時間最長、文獻記載最多、白瓷窯址中最具代表性的窯場。2009—2010年，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、曲陽縣定窯文保所組成的定窯考古隊，為解決定窯的分期問題對定窯遺址進行了主動性考古發掘，這次發掘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，榮獲200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。韓立森是這次發掘的主持人之一，他和同事們一起揭開了定窯始燒年代、金代定窯瓷器繁榮生產的狀況、各時期定窯真御瓷器真貌及在元代定窯仍在燒製等四大歷史謎團。

## 日本人尤愛白瓷

日本是個尚武的民族，崇尚白色。因而定瓷在日本有着極高的聲譽，他們自古對定瓷就情有獨鍾，史書也多有記載。

記者了解到，日軍侵華期間，田中角榮少佐曾駐軍河北曲陽，了解並喜愛定瓷。也在這個時期的1941年，日本現代著名陶瓷學者小山富士夫在定窯遺址搶走1205片標本後（現分別陳列在日本的根津美術館和出光美術館），日本學者紛沓而至，加快了對定窯資料的獵奪。

1973年6月8日，定州博物館拿出一批精美定瓷去日本展覽。當時日本對北宋早期白中泛青釉色成分的研究出現困難，因而想買下一件此類展品，中國未同意。後來日本人不小心中將他們想買的「白釉畫花紫雲紋球形瓶」碰碎了，並想買下破碎的殘器，中國還是堅持拿了回來。

## 古人如何防盜墓

近年來，《盜墓筆記》、《鬼吹燈》等為首的「盜墓體」小說風靡大江南北，小說裡描寫的盜墓者神乎其神的技巧、墓主人布下的層出不窮的防盜手段、古墓裡離奇的探險經歷十分吸引讀者的眼球。人們亦對考古發掘十分好奇，那麼古墓裡是否真如小說裡描述的那麼傳奇？

韓立森說，古墓中的防盜措施確實有，但是不像盜墓小說裡說的那麼傳奇。在我的考古生涯中見過的防盜手段主要有疑塚、真假棺槨、巨石流沙堵門等。所謂疑塚，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曹操的72疑塚，實為北齊東魏貴族大墓，也包括曹魏時期的貴族墓；真假棺槨就是墓室上面放的假棺槨，底下幾尺深的地方埋着真棺槨；還有就是用巨石、流沙堵住門或墓上堆一層巨石和流沙，讓盜墓者難以進入。至於小說中描寫的機關飛箭、伏火毒煙、甚至於屍屍等等，我沒見過。

最可笑的是，有些盜墓賊居然把盜墓小說作為「操作指南」。「不可否認，古往今來，有些盜墓賊技術十分高超，像我們發掘的曲陽縣田莊大墓，打開以後發現各個時期盜洞就有二十多個，其中有很多直通棺槨，很準。」他們也是要做研究的，而且都是「專家」。到了明清，防盜主要措施是把墓造的固若金湯。韓立森說：「看過電影《東陵大盜》吧，孫殿英還是用炸藥炸開慈禧陵的。」



河北出土的「國寶」：上圖為中山王墓出土的錯金銀四龍四鳳銅方案；下圖為元青花釉裡紅開光鏤雕貼花蓋罐。

## 張守中研究員：將一生研究捐獻國家

河北的文物工作者中，有一個人不得不提，他就是張守中先生。張守中，祖籍河北豐潤，曾祖張人駿歷任兩廣、兩江總督；伯祖張允言乃大清銀行首任總監督；叔祖張允亮乃袁世凱女婿，著名版本學家。豐厚而博雅的家學，殷殷的庭訓，使張守中自幼受益良多，他16歲從戎，20歲轉業到山西，從事文物考古工作。

1965年震驚中外的山西侯馬盟書出土，張守中是主要的發掘與整理者之一，並對盟書600件標本中的3萬餘字進行反覆臨摹與研究，與張頌、陶正剛先生出版了巨著《侯馬盟書》，被國內外公認為考古研究的重大學術成果。張守中於1976年調到河北，恰逢舉世聞名的中山國青銅器出土，他親臨發掘工地繪圖臨摹，並於1981年出版了《中山國青銅器文字編》。學界泰斗李學勤先生盛譽「這部書體例美善，極便讀者，深為學術界所歡迎。」

由於種種原因，晚清重臣、封疆大吏張人駿被淡忘，張守中從上世紀70年代末就致力於家史的調查與研究，奔波於京津唐、山東等地，傾心搜集有關遺物與史料，經數十年嘔心瀝血，先後整理出版了《張人駿家書日記》、《張人駿墨跡選集》等著作。2011年秋，張守中會同家人一道將極為珍貴的張人駿書信89封、電報稿2封、日記一函悉數捐獻給河北省博物館，填補了繼輔名人墨跡收藏的空白，為弘揚祖國歷史文化，保護珍貴文化遺產做出了貢獻。



毛澤東當年參觀佛教造像。



左圖為滿城漢墓出土的白玉雙龍紋高紐穀紋璧，右圖為燕下都遺址出土的立鳳蟠龍大鋪首。



圖為中山國遺址出土的迄今世界上發現最早的酒，距今已有2300餘年。

# 四堡雕版：古時獨佔江南 今日唯一留存

福建龍岩的四堡鄉，歷史上與北京、武漢、江西許昌並稱明清四大雕版印刷基地。偏居閩西一隅的四堡鄉，古來交通閉塞，卻憑雕版印刷業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留名，書籍聲譽極高，有「獨佔江南，發版半天下」之譽。而今，四堡是中國唯一保存完好的雕版印刷基地。步入四堡，時光穿越，墨跡香，迎面而來。

走在幽幽古巷中，彷彿都能聽到四堡先祖「卡嚓卡嚓」雕版的聲音。為了保護這個現存唯一的古雕版印刷基地，2001年6月，國務院將四堡古書坊建築納入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中，四堡雕版印刷工藝也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歷經萬曆至清康熙近百年的草創和發展，四堡雕版印刷工藝從乾隆年間起逐漸走向鼎盛。在當地的雕版博物館中，收藏300多塊不同規格的圖文雕版和300多本古書籍，便是當地雕版業至鼎盛時期的證明。雕版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，清朝鼎盛時期，從事雕版印刷的男女老少約佔當時人口的60%。

由於附近山頭盛產質地較硬的棗木、梓木、梨木和小葉樟等樹種，四堡雕版大多就近取材，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，印刷品在價格上完全可以與京、寧、杭、漢等地的雕版印刷業競爭。當地印銷的書籍分為小說類、醫學類、應用書籍等9大類900餘種，遠銷13個省150多個府、州、縣、市，以及越南、緬甸、泰國、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，故有「遠播江南、行銷海外」之說，為中華文化的傳播與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。



四堡雕版印刷展覽館。



清代廣西貴縣的四堡書商合影。



明末清初，四堡雕版印刷業已形成嚴格的版權制度。



四堡留存的印刷書籍雕版。

四堡雕版印刷多以家庭作坊為單位，當年星羅密佈的書坊，迄今尚存數40多處。書坊結構為木質結構的瓦房，雖然經過200多年風吹雨打，但門樓矗立、飛簷翹角、雕樑畫棟。典型的「三合一」，融起居生活、印刷作坊、倉庫為一體，多為四合院形式。適作家庭手工業。

雕版印刷細分為20多道工序，以分工流水作業的方式操作，有文化者從事編輯寫樣，刻工從事雕刻，普通男工從事調墨裁紙搬運等，婦女負責印刷、切邊、裝訂、包紮等。其中，雕刻雕版是最繁雜、最精細、最艱難也最耗時的工藝。倘是如《紅樓夢》、《四書五經》等的煌煌巨作，單雕刻雕版就得費時五、六年之久，一部書的雕版要整整一個十幾二十平方米的房間來置放。

而四堡印刷上的一些獨特方式及罕見現象則頗具版本學研究價值。如袖珍小書《論語》，長僅7.5厘

米，寬5厘米，最多的一頁印有260餘字，字雖小卻清晰可認，據說是專供當時科舉考試時作弊使用的，因書小易於藏掖攜帶，不易被監考官發現。更奇特的是本書同刊兩部小說——上半頁刊《三國演義》，下半頁刊《水滸》，中間用墨線分開，在同一本書中可同時讀兩部小說，這在印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。還有連環畫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，以及連史套印的《西廂記》，黑字，紅圈點等，都是古籍中少見的珍品。

## 版權意識 古已有之

四堡鄉現存的古雕版書籍，封面處都印有「本齋藏版，翻刻必究」。這是版權所有的一種象徵，在明末清初，四堡人已經有了版權保護意識。

隨著四堡印刷出版業的繁榮，集市上盜版書籍也不少，部分大書坊受到影響。當地鄭氏、馬氏兩大家

族，為協調家族內各作坊間的正常生產運作，制定了一項族規，稱為「歲一刷新」。來年正月之前，各書坊須將明年出版銷售的所有圖書品種全部刷印出清樣，貼在各自書坊門牆上，以便正月初一各家各戶互相串門之際能了解各書坊的出書情況。如遇品種重複，那麼族長或有權威的長者就出面調節。然後，各書坊方可正式安排當年的生產任務。

「這樣做有兩個好處，一個是書商經過看中了，就可以立馬談生意，便於訂貨。更重要的是宣佈版權所有。」當地一個對雕版頗有研究的學者說，新刻書籍的封面張貼出來公之於眾，其他書坊不得開刻同類書版，只能租印，而且租印時需要採用原書坊的堂號、封面、顏色、裝訂形式等，不得另有標記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麗寬 圖：香港文匯報 福建傳真